

四書集註

論語五之六

六

漢書門			
四	九	四	四
一	九	〇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
七	九	書
六	一	
函	四	
二	五	
二	四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4
冊數	15	(6)
函號	276	4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五

淺草文庫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

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

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非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

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

焉。叩音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

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黻者，見

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黻，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

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急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

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

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字間如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

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

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馬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

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賈徒

韞藏也。賈賈也。沽賣也。孔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王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

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位反覆。芳服反。

言言集言卷三 九
箕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箕，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種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平聲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

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穉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迷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反。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

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音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揚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

居之其容貌
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

下同便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

夫言聞聞如也侃苦旦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婦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

也諍

君在跂蹻如也與與如也跂子六反蹻子亦反與平

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跂蹻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

刃反躩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赤

反占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闕。通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闌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

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

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也。蹶。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

如授。勃如戰色。足躅躅如有循。

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躅躅。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葛絺綌。必表而出之。

絺。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麋裘。黃衣狐裘。

麋。反。研。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麋。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楊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觴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

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類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得

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

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啻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齊側皆。

反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欲。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儻乃多反。

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

事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牛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徒首去聲。拖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

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曰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

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擅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

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

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賢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止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

論語集注卷六
三

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

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以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

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

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

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申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

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

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

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

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嘖嘖五旦反

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言其近道又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筆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

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舟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汝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

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天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

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

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

也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卧反

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

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西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

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

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并有謙退又以子路見西故其詞益遜

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頌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質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

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

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

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曾次悠

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

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

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扶大音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

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

論語集注卷六

十五

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己。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斂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
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
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
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
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
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
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
名犁。向魍之弟。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
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
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
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
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為仁之大。緊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扶夫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

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已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

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

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

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救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蘇蔭反愬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

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

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

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鞞其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著。齊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

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

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感也惡去一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感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感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

論語集註卷六
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

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論語集註卷之

三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馬於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什也。○尹氏曰。殺之為言。

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

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

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克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

德脩慝辨惑。

慝吐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

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達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猶未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是也如是如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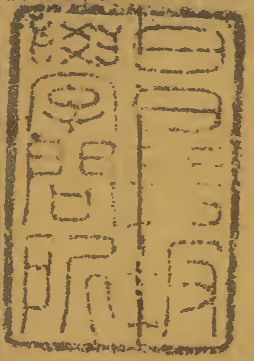
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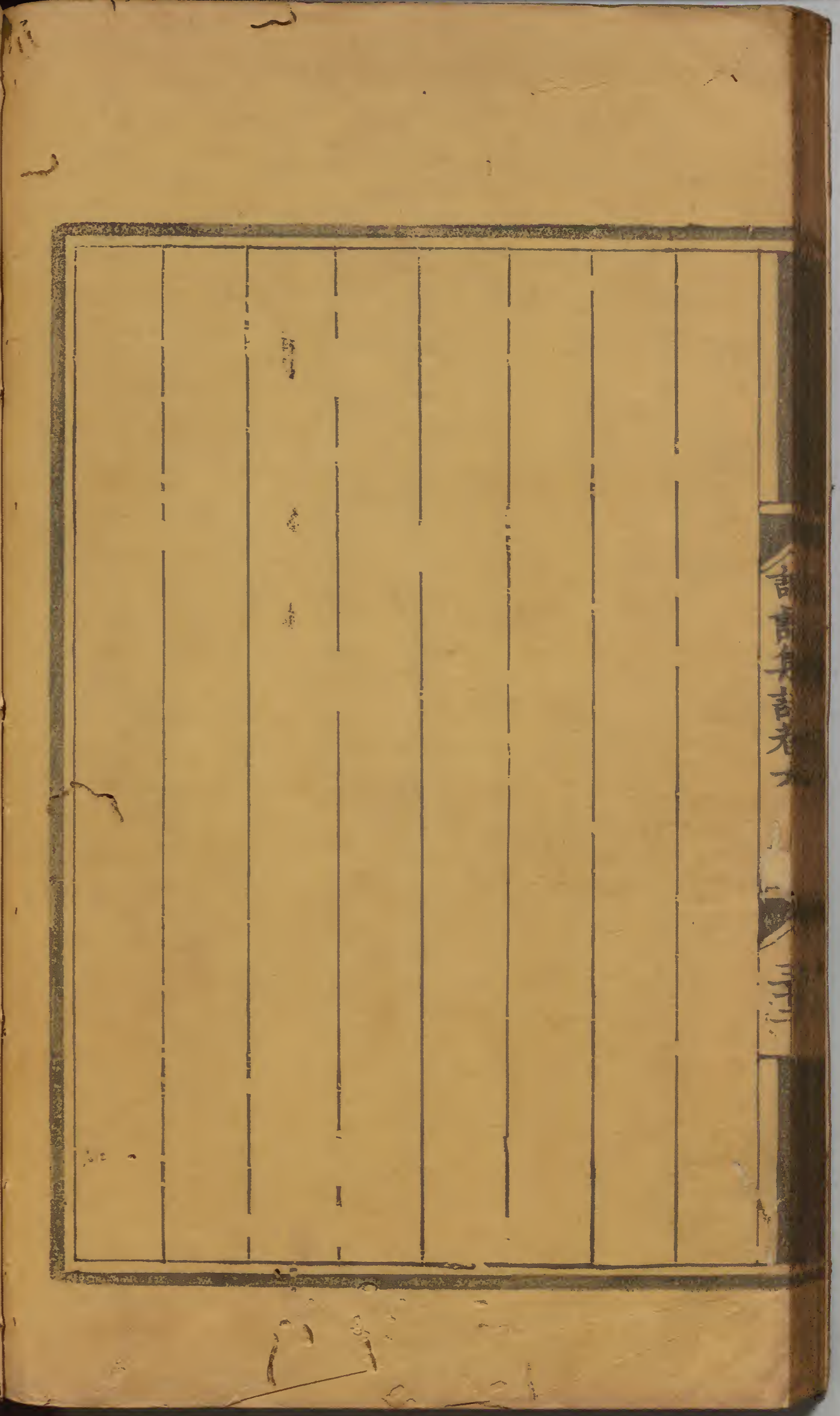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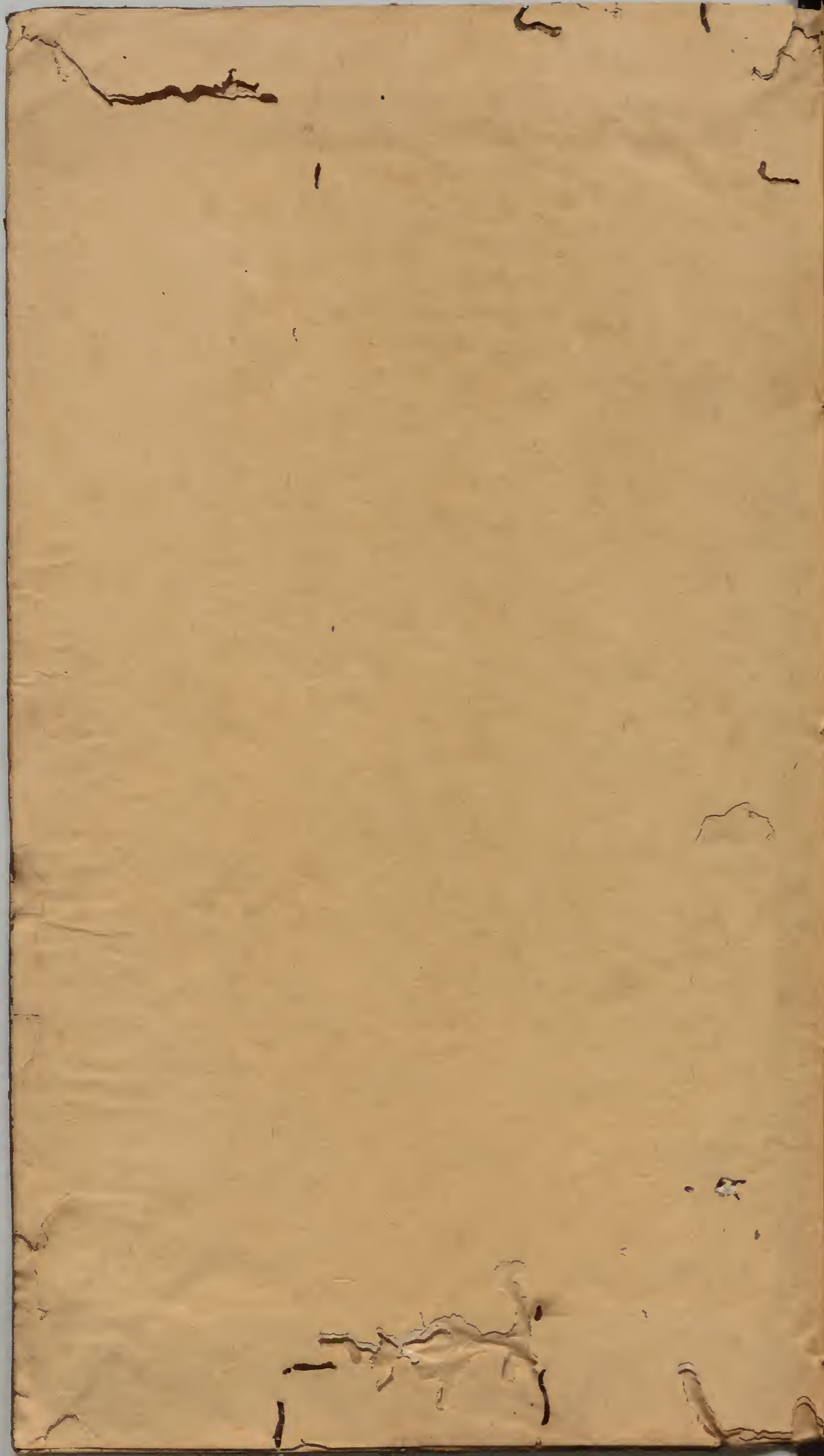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集注卷六

文化出版



言部身言者

三三

